

流星飞过

□ 谢锦英

我上五年级那会儿,班主任是一位从城里下来的实习老师,叫刘星。刘老师给人一种很特别的感觉,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她的外貌,这么说吧,她长得很像电影《一个都不能少》里的女老师。

刘老师会唱会跳也会演,语文课上得声情并茂,生动活泼,比如她讲《月是故乡明》这篇课文时,讲着讲着就放开嗓音给我们唱起歌儿:月儿是故乡明,梦是故乡情……

我们都很喜欢上她的课。

刘老师青春活泼,一头乌黑的长发,别着一对星星发卡,说话快言快语,走路大步流星,做事更是雷厉风行。语文课上,无论谁举手回答问题或是上台表演,她都奖励一个流星玩具,班上同学都背地里叫她“流星”。一天,刘老师在班上说,她刚来这里不久,人生地不熟,一个人不太敢睡,想找个女同学陪她一起睡,一起数星星。

原来刘老师也像我那样害怕一个人睡!我本来是可以一个人睡的,我生活在单亲家庭,我妈靠卖菜为生,每天晚上九点要上城批发蔬菜,第二天早上六点才回,我从小到大都是一个人睡,自从有个醉鬼半夜里闯入我家后我不敢睡,整夜睁眼等天亮,太难受了。这事不正中我下怀吗?我暗自欢喜,没等她说完就把手举得高高的。当然还有其他同学举手,刘老师最终选了我,估计是我的手举得又快又高吧。

陪刘老师睡真是世界上再美不过的事情了。她不但给我做好吃的夜宵,还给我弄营养丰富的早餐,教我学习、唱歌、打拍子。夜里我们睡在她的床上,她叫我闭上眼睛,问我是不是看到了黑曜石般的天空?我说是。她又问我是不是看到天空中布满闪闪的星星?我没回答,她又说,你想象一下。过了一会儿,我说是。她说,那我们开始数吧,一二三四五……

可惜好景不长,学期很快就要结束了,她得回去了,我们害怕的事情终究还是要来了,说实话,我们很喜欢她,舍不得她离开,都缠着她留下来。她说她也舍不得我们,也很想留下来继续带我们,只是她父母不同意,早已在城里给她安排好了工作。

她离开的前一天晚上,带我到操场看星星,我们肩并肩坐在学校的升旗台上,她给我讲了很多关于星星的故事。恒星、行星、彗星、卫星、牛郎星、织女星,还有各类星座等等。她说,英子,我们来个约定吧,你努力学习,争取明年考到市一中读初中,我在那里等你,到时我们一起到古塔公园看星星,站在九层塔顶,伸手可摘星辰哦。我问,真的吗?我还没摸过星星呢。她说,真的呀,明年流星雨时我带你看,还可以许愿呢。

市一中每年都向县区招生,但一般只有五个名额,竞争激烈。刘老师离开后,我心里开始住了一颗最大最亮的星星,时时刻刻督促我发奋学习。

那年,我以全镇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市一中,高兴了几天几夜,恨不能立刻跑去找

刘老师。

去上学前,我妈递给我一大袋腊肠,说见到刘老师就给她。这腊肠是我们小镇出了名的特产,大家都爱吃,有些人还特意跑几百公里过来买呢。可是我哪好意思提着东西找刘老师呀,先不说刘老师会不会要,我也怕同学们看到会取笑我,说我一开学就想着贿赂老师。我自然是不肯提着腊肠上路了,趁我妈不注意偷偷放在餐桌上。没能逃过我妈的火眼金睛,她抓起来又塞到我手里,骂道,你这孩子,咋这么吝啬,没有刘老师,你能考上市一中?

这我当然知道,我说,妈,我不是不舍得给,提着个东西找老师,我害羞,怕被人笑。

我妈说,你这孩子真不懂事,人家刘老师为了帮你说自己不敢一个人睡都不怕被人笑,你有啥好怕的?

我有点吃惊,反问道,刘老师不是不敢一个人睡?

我妈说,开学不久,刘老师找我家访,说你成天打瞌睡,有时还睡得很沉,我当时如实地向她反映情况是希望她原谅你,并没想到她会那样做。刘老师真是个好人啊!

原来是这样!我还以为是我在陪刘老师呢,那一年的光景里吃她的喝她的也不觉得……

新学期第一天,我提着腊肠找遍了整个校园都没见刘老师的踪影,那时的我腼腆胆小,也不敢多打听,只能天天盼着刘老师偶然出现,盼着她能来找我。

10月18日那天,校园里传得沸沸扬扬,都说晚上会有狮子座流星雨。我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,只等刘老师出现。可我一直没等到她!也许她早就忘了吧,和一个小孩的约定谁还会当真呢?这可是大人们哄小孩的惯用手段。我在心里这样想着。不过想归想,我冥冥中还是觉得刘老师不是那样的人,说不定她又调去其他地方工作了。我决定向教语文的叶老师打听刘老师的情况,同在一个科组大概会互相认识吧。

我敲开叶老师的门,问他认不认识刘老师。

他说,刘星?好像我们学校没有这个人,你去问一下教数学的田老师,他是办公室主任,管理着全校教师的信息。

我又去问田老师,他也说学校里从来没有过叫刘星的老师。他还反问我是不是记错了?

我也懵了,难道是我记错学校名字了?难道他说的是市一中?我真是太笨了,连个学校名都记不住。我努力回忆当时的情形,想得眼泪都要出来了也没想起来。

那晚,我偷偷溜出学校,一个人去古塔公园等流星。亿万颗星辰在天空中闪烁。突然,一道白色的光芒划破天际,我忍不住大喊:刘星!

流星从四面八方而来,有的垂直坠落,有的斜斜划过,在黑色的天幕上转瞬即逝。

这些,你就是全班最不怕的人。”那一刻我觉得,她不像老师,更像一个站在我身后,等我转身的家人。

于我而言,欣爷每一次教导和劝勉,都像是行至岔路时忽然亮起的路标,把我引向对的方向。

青春的开篇,遇见欣爷,让我的初一变得格外美好。她对我的好,化作春雨,一丝一丝浸进心里,忘不掉,也不舍得忘,只会时光的冲刷一遍遍清晰起来。她总说“一直被模仿,从未被超越”,我想的是——她在我的心里,早已是不可逾越的存在。

一位好老师,从不局限于传授书本上的知识,更是在塑造学生的品格。遇见欣爷,是我的运气。我猜,也是很多人的。

那束星光,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亮起,此后也会一直亮着。



我的教师情缘,究竟是何时结下的?这个问题,真的很难说得清楚。

母亲说,也许结在我读初一时。那年小弟刚读三年级,学习看图写作文。他咬着笔头,呆呆地看着书本上两个小朋友放风筝的图,半天也没写出半个字来。在一旁看书的我,再也看不过眼,一把抢过他的笔,指着图问他:“这图画的是什么季节?在哪里?他们在干什么?”小弟立即——作答。我再进一步引导他观察和思考:“两个小朋友是怎么放风筝的?心情怎么样?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?”经过多方启发,小弟终于可以动笔了。可他还是磨磨蹭蹭,屁股像个黄鳝核扭来扭去。我便板着脸说:抓紧写完,今晚就准你吃六碗芋头饭。小弟一听,立即抓起笔,唰唰唰地写了起来。在门口削芋皮的母亲笑了,我也转过身笑了。母亲认为我初一时就尝到了做老师的快乐,情缘可能就是那时结下的。

可我却觉得,我的教师情缘,可能还要结得更早。读四年级时,父亲教我们

暑假落幕,开学在即,一丝莫名的焦虑悄悄涌上心头。翻开课本,一篇篇课文即将由我带着学生一同研读。望着书页,一个念头蓦然浮现:这,不正是我儿时心心念念的梦想吗?这想法越来越清晰,使我感到幸福——原来,我早已置身于梦想的象牙塔之中。

当一名老师,是我从小的梦想。记不起因何而起,还没上学前,我就喜欢在游戏中当老师。木板门作黑板,妹妹和小伙伴来当学生,我就站在“黑板”前上课,还给他们布置作业。彼时我也不识多少字,只是“木、禾、米、谷”这类简单的汉字。我家附近有一所小学,设了学前班,上学的是比我大一些的孩子。教室窗户不高,我经常偷偷趴在窗前看老师上课。教语文的是一位郑老师,她眼睛亮亮的,讲话很亲切。我真喜欢她,幻想着假如我也像她一样给大家上课,多好啊。

后来,我上学了。有一天我闹脾气,在校门口不肯进去。郑老师走出来,笑眯眯地说:“你快快来上学,郑老师还要你帮忙收作业本呢!”我心情一下子转晴,马上跟郑老师回教室了。我帮老师收发作业本,收拾讲台,有时得到几颗粉笔头,心里不知多欢喜。放学回家,我更喜欢扮演老师了,有时还兼任“校长”,乐此不疲。

四年级,我转到新学校。初到陌生

暑假里,十九年前我曾经在一所学校工作时的校长,他特意组织了一次同事们盼望已久的聚会。平日里,我们偶尔在群里闲聊互动一下。我也有的时候在群里分享自己的文章,每次都能收获到各位老同事的真诚点赞。他们的支持与鼓励,常常令我心生感动。在群里的千言万语,不及我们来一次聚会见面。

夏日的傍晚,校长定好时间和地点,我们如约而至。大家围坐一桌,互相打量眼前的老伙计相视而笑,我们发现岁月在每个人身上都留下了不同的痕迹。身材魁梧的钟校长妙语连珠,那双眼睛依然闪烁着当年在会议室里指点江山时的锐利与自信;现在中学工作的骆主任讲起当年的趣事,笑得像个无忧无虑的大男孩;岁月给梁校长添了风霜的印记,但他眼中仍有少年星辰;廖校长还是那个“开心果”,虽然肚子微微隆起,但说起话来依然眉飞色舞,那夸张的表情引得全场哄堂大笑,仿佛时光在倒流;以前喋喋不休的陈校长,不再像年轻时那样急于表达,而是更多地倾听与点头,他身上透着一种岁月沉淀后的智慧与安宁;彬彬有礼的许校长,尽管鬓角染上了些许霜白,但那双由内而外散发的自信与优雅,显得更加成熟稳重;陈老师穿着素色长裙,



我的教师情缘

□ 张玉婷

班语文。他有着一双深邃的眼睛,如果你在课堂上说话,或者走神,他就会停下来静静地看着你,直到你静下心来才继续上课。严厉的他,上课却非常生动有趣。在上《火烧云》课时,他从中找出“葡萄灰、梨黄、茄子紫”等词语,叫我们进行模仿,说说火烧云还会变成哪些颜色。一开始只有个别同学说“番薯黄”“柿子红”,但渐渐地,大家就放开了来。有人说“芋头紫”,他立刻竖起大拇指;有人说“莲藕粉”,他笑着说“好棒”。当有人故意说“狗屎黄”时,他也不恼,只是按住心口,做出一副想呕吐的样子,说“这个可不大好”,惹得大家都捧腹大笑,乐不可支。以前,我总觉得父亲又黑又瘦,裤脚常常沾着黄泥,实在不像一个老师。可做了他的学生后,我却觉得他是一个可敬可亲的老师。我想,我的教师情缘,应该就是那时结下的。

我的父亲却认为,我的教师情缘早在出生时就结下了。五十多年前的一个早晨,父亲背起简单的行李,一步三回头地走出家门。可没走几步,便听到即将临盆的母亲痛得叫了一声,他心一颤,立即转身跑了回来。外婆叹了一口气:“家里还有我呢,几十里路,你再不出门就无法按时报到了。”父亲只好恋恋不舍地踏上了去高州师范求学的路。他离开后不久,我便呱呱坠地了。十六年后,我又沿着他走过的路,走向了高州师范。时至今日,父亲还是很坚定地说,我出生那天,老天爷就悄悄地让我与教师结下了缘。

20世纪90年代初,我回到了父亲曾

环境,我满心抗拒,常常暗自落泪,盼妈妈来接。慢慢地,我却爱上了语文课。教语文的是一位易老师,也是班主任。她对我们要求严格,我多少有些怕她。但她讲课十分精彩,引人入胜,每讲一篇课文,就把我们带进不同的情境。时至今日,我还记得她讲过的课文,如《十里长街送总理》《倔强的红军》《金色的鱼钩》等,安静听着易老师讲,我们沉浸在故事之中,常常听得热泪盈眶。

看似严肃的易老师,其实对我们十分关怀,她常常勉励我们要勤学奋进。“莫等闲,白了少年头,空悲切。”这句诗词,便是我从她口中第一次听闻。我听了,既伤感,又领悟到惜时奋进的迫切性,因此读书很用力。易老师带我们直到小学毕业。每每忆起少年时,我都有些恍然:竟有如此一段时光,在回忆里熠熠生辉,愈久远愈清晰,让我如此怀念。

求学岁月中,我遇到的老师很多,他们都或深或浅地给我留下了影响。到了青少年时期,我更清晰地意识到,当一名老师就是我的最大梦想。高考前,我为着师范院校而努力。每天看着贴在桌面上的高考目标,我意识到实现梦想需要一步一步艰苦的努力。高考结束后填报志愿,我毫不犹豫填了师范院校和师范类专业。

大学的实践课中,我们在讲台上练习讲课,我发现自己的很多不足。从小就噩

梦里向的我,上了台就紧张,话说得结巴,眼神飘忽。有过挫败,但一想到那个坚定的梦想,便觉得再大的困难都可以分步拆解,通过日复一日不厌其烦的努力,慢慢靠近。于是,我下了苦功夫,买来小黑板

和教材,每天苦练“无生试讲”,用手机录下视频,不断复盘,找出不足。有时为了克服怯场的缺点,我到公园里去讲。当晨运的长辈们驻足倾听,给予我几句赞许,都能带给我莫大的鼓舞。

终于,我如愿站上三尺讲台。回首来时路,感慨万千。站在讲台上,我常常恍惚:从前那个胆怯、不敢举手发言的小女孩,曾经满怀憧憬仰望着讲台上的郑老师、易老师。时光仿佛转了一圈,如今我也站在了讲台上,既想念我的老师们,又暗暗告诉自己,坐在我眼前的是一群充满著无限梦想的少年,我也应像郑老师易老师一样用心教育学生,在他们成长的路上,铺就一段繁花小径。但愿多年以后,当他们回想这段路时,也能感到幸福和怀念。

追梦至此,我终于走进属于自己的“象牙塔”,然而站上讲台,仅仅只是梦想的起点。教育之路漫漫,唯有坚守初心,不断求索,方能不负这份沉甸甸的使命。当学生真诚地说出一句“老师,我很喜欢你”,当家长一句朴实的“把孩子交给您,我们放心”,我便清楚地望见,梦想的下一程前进方向。

相聚重温教育情

□ 华洪月

吃饭,一边继续聊当下的教育现状。时代发展快,教育也在不断地更新,不再

是过去的一支粉笔上课的年代。现在的多媒体、智慧课堂、课后服务、素质教育越来越普及,教学要求更高,工作更细,责任也更重。如今的学生见多识广,想法多,他们喜欢与老师“斗智斗勇”。我们讨论怎样才能做好一名新时代的教师,必须与时俱进,更新教育观念,不断学习新的知识和方法,在平凡的岗位上继续努力……

我们还聊起家庭生活,大家都感慨万千。虽然我们基本都是同一个时代的人,但是每个人的生活节奏各不相同。大部分同事的孩子已经大学毕业,从事工作了。有的同事的孩子准备结婚成家,快要过上享受天伦之乐的日子。但也有同事二胎来得晚,大孩子已经大学毕业,小孩子还在读小学。同样的年纪,有的人可以过上一

些清闲的日子,有的人还要每天接送孩子、辅导功课。从交谈中,大家的心态都很平和,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生活,各有奔波,也各有圆满。

事隔多年,我们能够重聚在一起,回望过去,诉说难处,重温旧情,这是十分难得的机会。看着眼前一群优秀

的老同事,我心里暗暗地下决心。往后,我也要以他们为榜样,守住初心,继续紧跟教育发展的步伐,认真做好本职工作,为教育事业尽自己的一份力量。

非常感谢钟校长用心安排了这次

久违的聚会,愿我们往后余生,彼此砥

砺向阳而行。共同守护这份永恒的同

事情、教育情,立足岗位继续发光发

热。不管未来我们身在哪个岗位,不

管生活是清闲还是忙碌,都能常常相

聚,分享工作与生活的点滴。